

肖洛霍夫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孙美玲 编选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肖洛霍夫研究

孙美玲 编选

*

齐语文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建工印刷厂排版、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25 印张 406 千字
1982年10月第一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500册
统一书号：10215·64 定价：1.90元

目 录

前言.....	孙美玲(1)
苏联作家评论家论肖洛霍夫	
阿·马·高尔基	
工人阶级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	(10)
论文学.....	(10)
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	(11)
书信摘录.....	(11)
亚·绥·绥拉菲摩维奇	
《顿河故事》序言.....	(14)
静静的顿河.....	(14)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年轻的工人文学.....	(19)
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	(20)
论巨匠.....	(20)
阿·尼·托尔斯泰	
论小说《静静的顿河》.....	(22)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苏联文学.....	(24)
亚·亚·法捷耶夫	
在莫斯科作家会议上的发言.....	(26)
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26)
论苏联文学.....	(27)
康·亚·费定	
论肖洛霍夫.....	(28)

尼·谢·吉洪诺夫

创作真实的火焰 (31)

康·米·西蒙诺夫

肖洛霍夫 (35)

尤·瓦·邦达列夫

使世界更加丰富的艺术家 (40)

尤·鲁金

“我从一九二三年开始写作……” (44)

费·比留科夫

肖洛霍夫的史诗中的农民 (54)

康·普里玛

《静静的顿河》的世界意义 (77)

安·勃里吉科夫

《静静的顿河》思想艺术构思中的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形象 (100)

列·雅基缅科

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的悲剧因素 (161)

恩·德拉戈米列茨卡娅

历史迷误的概念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185)

亚·赫瓦托夫

《静静的顿河》里的麦列霍夫一家 (198)

列·雅基缅科

论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 (218)

德·勃拉果依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论《人的命运》) (306)

维·彼捷林

论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 (319)

《肖洛霍夫》(《苏联小百科全书》第一版词条) (336)

《肖洛霍夫》(《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词条).....	(337)
尼·马斯林	
肖洛霍夫(苏联科学院一九七一年版《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专章)	(339)
绥拉菲摩维奇	
米·肖洛霍夫.....	(405)
《苏联作家》	
肖洛霍夫传记资料(一)	(408)
外国作家评论家论肖洛霍夫	
罗曼·罗兰	
论作家在当代社会里的作用.....	(436)
昂利·巴比塞	
关于《静静的顿河》	(437)
厄纳斯特·海明威	
[谈俄国文学].....	(438)
格雷厄姆·格林	
论小说.....	(439)
小林多喜二	
四个关心.....	(441)
肖洛霍夫的世界.....	(441)
我愿推荐的和我想阅读的书.....	(442)
安娜·西格斯	
生活——真实的源泉.....	(444)
穆·安纳德	
致肖洛霍夫的信(1965年8月13日)	(445)
弗朗茨·魏斯柯普夫	

关于顿河哥萨克的小说.....	(447)
奥·费尔贝尔	
新书简介.....	(448)
乔治·阿尔特曼	
关于《静静的顿河》.....	(449)
亚·纳扎罗夫	
肖洛霍夫关于战斗的哥萨克的史诗.....	(450)
肖洛霍夫谈自己和自己的创作	
肖洛霍夫自传.....	(456)
肖洛霍夫自传.....	(457)
致高尔基的信(1931年6月6日).....	(458)
致亚·绥·绥拉菲摩维奇的信(1930年4月1日).....	(462)
致阿·布塞金的信(1929年10月3日).....	(463)
致编辑部的信.....	(464)
附一：“拉普”书记处领导人致编辑部的信.....	(465)
附二：反对诽谤无产阶级作家(北高加索无产阶级作家 协会书记处的通告).....	(466)
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467)
散见言论摘抄.....	(470)
米·亚·肖洛霍夫生平和创作年表.....	孙美玲编 (474)

前　　言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是苏联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反映了苏联历史转折时期顿河地区的充满复杂矛盾与悲剧冲突的现实，为读者打开了一个陌生而独特的艺术世界。

在当代作家中肖洛霍夫拥有最多的读者，据苏联报刊报导，截至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肖洛霍夫的作品已先后用五十四种苏联各民族语言和三十种外国语言出版了九百七十四次，总印数达七千九百万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外国，都有一批专门研究肖洛霍夫作品的文学评论家，研究肖洛霍夫的创作几乎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

肖洛霍夫十八岁开始发表作品，二十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1923～1926）。

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首先发现肖洛霍夫的艺术才能。他在《顿河故事》的序言中说，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象草原上的鲜花一样，生气勃勃，色彩鲜艳。朴素，鲜明，所讲的故事使人感同身受，仿佛就在眼前。”他说，“作者对于所讲述的事物具有广泛深入的了解。眼光敏锐，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善于从许多特征中挑选出最典型的特征。”绥拉菲摩维奇预言，肖洛霍夫“将会发展成为一个可贵的作家。”

但是在这部短篇小说集出版后的几年中间，评论界的评价却是很不一致的。有些人认为，《顿河故事》中有一些作品接近于无产阶级文学，如《死敌》、《蛙孔》等，但是更突出的是另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阶级性被全人类性所代替，如《有家庭的

人》、《希巴洛克的种》、《小马》等。固然，发表这些评论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庸俗社会学影响较深的时期。但是近年来评论界偶尔也还指出，《顿河故事》的若干短篇表现了自然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不过，对于这部短篇小说集，更多的是大量的溢美之辞。

评论者认为，由《顿河故事》所反映的现实内容看，肖洛霍夫是从现实斗争生活直接走上文坛的。肖洛霍夫完全是十月革命所诞生、苏维埃时代所培育的作家（阿·托尔斯泰语）。艺术家的生平是他认识世界的根本渠道，肖洛霍夫所遇到的正是俄国社会革命所经历的最湍急、最深沉的一股激流。什么地方会有哥萨克大地上的这种呼啸怒号的急风暴雨呢？正是这种急风暴雨砥砺了肖洛霍夫的艺术家的天赋才能（费定语）。肖洛霍夫不是冷眼旁观者，他所描写的一切，或是亲身体验，或是耳闻目睹。《粮食委员》、《人家的骨肉》等短篇小说描写的粮食委员的故事，就是如此。

评论者认为，《顿河故事》反映的是发生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个别事件。不过肖洛霍夫通过对这些个别事件的描写，反映了历史转变时期的敌我斗争的残酷性。《顿河故事》中有些篇章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如《漩涡》第十一、十二章巴霍梅奇同老伴告别的描写），有些地方的心理分析非常深刻（如《两个丈夫的女人》中阿尔吉姆爷爷关于那种靠牛过日子的思考），肖洛霍夫笔下的许多形象，特别是某些喜剧性的人物，在后来的作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二八年肖洛霍夫发表宏伟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他突然以一个成熟的大作家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甚至使最有预见的评论家都感到惊奇。德高望重的绥拉菲摩维奇对此评论说：“一只年轻的黄喙小鹰，但却展翅高翔了。……最有眼光的人也难以预测，他会这样满怀信心地突然成长起来。”有些评论者甚至就此提出问题，怀疑《静静的顿河》是否是出自肖洛

霍夫的手笔。

从第一部发表（1928）到全书出齐（1940），历时十二年。其间，小说的出版工作曾两次受阻（第一部和第三部），只是由于作者求援于绥拉菲摩维奇和高尔基，才得以解决。发表这部作品的《十月》杂志编辑部，曾经批评第一部描写了第一次大战前哥萨克的旧时生活，没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一九三〇年又对第三部的艺术构思提出质疑，批评作者为顿河哥萨克暴动进行辩护，说它的倾向是错误的。

小说出版以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肖洛霍夫也随之获得国际声誉。以后评论不断涌现，褒贬不一。推崇的文章，角度迥然不同；贬斥的评论，观点也互相矛盾。

很多评论家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直书生活的全部真实，表现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非凡的胆识。早在一九三四年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认为，肖洛霍夫客观地、真实地描述生活，他自己的人物“既无同情，也无谴责，他们在作家笔下自然而然地存在着”，这是这部“记实著作的最有价值之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用自己的作品同肖洛霍夫的作品进行比较，说肖洛霍夫的作品是描写活的现实的，而自己的作品只不过描写了这种现实的最大公约数。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说，《静静的顿河》可以使人“重新感受到在国内战争中翻滚如潮的整个社会。”印度作家穆·安纳德则认为，肖洛霍夫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在社会革命过程中不是机械地变化着，而是在残酷变化的烈焰中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平等而斗争。他们的人性、他们为了从死亡的魔爪中夺回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都显得比任何直接的英雄行为更有意义。”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苏联二、三十年代的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无论就其反映现实的角度，无论就其创作思想、艺术手法，乃至语言风格，都与苏联文坛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重要作品《恰巴耶夫》、《铁流》、《毁灭》等迥然不同。一些外国

的和苏联的评论家还谈到肖洛霍夫对俄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以肖洛霍夫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苏维埃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首先是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的伟大现实主义传统。他说，这一传统正是俄国艺术的灵魂，但是苏维埃文学使这个传统的特点为之一新。卢那察尔斯基认为，《静静的顿河》的许多篇章具有足以和经典作家的作品并列的艺术力量。

很多作家都称赞《静静的顿河》笔力的深刻成熟。高尔基在读完第一部时就称赞肖洛霍夫“是有才能的”。法捷耶夫则说：

“……当你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创作上的忌妒心情，觉得那么好，真想偷走许多东西。”绥拉菲摩维奇称他是“一个非凡响的、同谁都不相象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家”。卢那察尔斯基把《静静的顿河》誉之为“巨匠的手笔”。小林多喜二欣赏作品的自然流畅，说它宛如大江大河的悠悠流水。

然而，格雷厄姆·格林从作品风格和艺术形式的角度出发，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事件繁多，没有围绕着主题——哥萨克村民的命运——仔细选材，作品没有一定的布局，风景描写重复呆板等等。应该说明的是，格林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完成。

这部作品的倾向性比较隐晦，这一点得到欧美评论家的好评，他们称赞肖洛霍夫的客观态度，说他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对自己的人物没有表现丝毫好恶。美国的一篇评论也从这一角度出发，称颂《静静的顿河》是描写哥萨克反抗的史诗。与此相反，一九三〇年，法捷耶夫主持的《十月》杂志编辑部认为肖洛霍夫在作品中为顿河哥萨克暴动进行辩护，因而作品的倾向是错误的。高尔基也责备肖洛霍夫在这部小说中有时不能将自己的立场同书中主人公葛利高里的立场区分开来。阿·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肖洛霍夫作为一个忠实的艺术家，从他的主人公麦列霍夫和婀克西妮亚的传统式的哥萨克家庭的观念、情绪和感受的狭小圈子里走出来是不可能的。他不能不引导自己的主人公

去迎接这个注定失败的狭小世界的不可避免的灭亡。然而，阿·托尔斯泰认为这种结局是错误的，小说主人公不应该做一个匪徒走出文学。法捷耶夫批评这部小说只表现了旧世界的灭亡，而没有表现新世界的诞生。他说，反革命事业注定要彻底失败，然而，前途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代替它而诞生的事物是什么？这些在小说中却没有。

总的说来，关于《静静的顿河》有三次较为集中的争论高潮。

第一次争论高潮，发生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主要围绕着《静静的顿河》是什么性质的书、肖洛霍夫是那个阶级的作家这两个问题展开的。虽然高尔基、绥拉菲靡维奇、卢那察尔斯基等对长篇小说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其他很多评论家认为，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表现了作者反映现实的客观主义、自然主义、超党性、抽象的人道主义等等。对于作者，有人认为他是无产阶级的作家，有的则认为他是动摇的农民作家，同路人作家，有的认为他是富农意识在文学中的传播者，有的认为他是无产阶级文学中的异己分子。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四〇年前后，除个别评论者外，大多数评论家都已承认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静静的顿河》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但是大家仍然就葛利高里形象的典型性和阶级实质展开争论，并且怀疑他的结局是否破坏了这一典型的完整性。

最近一次论争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直到现在，其中心议题是：葛利高里这一形象的悲剧实质是什么。争论的双方都一致认为：葛利高里是一个悲剧形象；对这个形象的悲剧实质的理解是分析《静静的顿河》思想艺术的关键。

争论的焦点是：以列宁格勒的肖洛霍夫专家勃里吉科夫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实质在于历史的迷误；而以莫斯科大学教授雅基缅科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其悲剧的实质在于葛利高里个人的反叛的行为。

勃里吉科夫一方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说，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表现了顿河地区的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时所经历的动摇、反复、艰难、痛苦，反映了他们可悲地不理解自己的历史性利益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因而长期徘徊，反复探索，找不到正确的道路。这是葛利高里毁灭的根源。葛利高里深感痛苦的、群众深感痛苦的，是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真理，是历史的迷误。葛利高里的悲剧——不论是它的悲剧性还是这悲剧的社会内容——首先在于，这个同群众一起前进的人远远比群众更深深地陷入迷途。

据勃里吉科夫看来，雅基缅科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是由于他同人民最终决裂，从而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反叛行为只是一小撮微不足道的人的命运，葛利高里是同他们有着本质区别的。

雅基缅科针锋相对地说，“历史的迷误”本身并不是悲剧性的，因为动摇的群众可以而且能够摆脱这种迷惘和徬徨，实践经验可以引导他们觉悟到必须同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联合起来。而葛利高里堕入匪帮，同哥萨克劳动人民的决裂和他的这种反叛行为，是他未能克服动摇，对新的现实抱有无政府主义的否定态度的结果。他的反叛行为成为悲剧因素，是由于这个迷失方向的人来自人民，又走向反对人民本身的道路。因此可以说，他的悲剧的实质是反叛的行为。

这次的争论，实际上是上两次争论在不同形式下的延续，仍然是围绕着主人公所表现出的作品的总的思想倾向的争论。

肖洛霍夫自己认为《静静的顿河》中反映的哥萨克暴动的发生，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这种情况被在顿河上游地区的邓尼金的特使所利用。至于葛利高里，据他说，“是陷入一九一四——一九二一年事件的强大漩涡中的个别人的悲剧命运”。他“有着十分特殊的个人命运，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在他身上体现中层哥萨克。当然，我将把他从白军夺过来，但是

我不准备把他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他不是布尔什维克”。可是，肖洛霍夫还说过，他要在葛利高里身上表现人的魅力。当谈到葛利高里类型的人的前途命运时，肖洛霍夫说：“苏维埃政权已经把这种类型的人从他们所处的死胡同里解脱出来。他们中间的某些人选择了同苏维埃现实彻底决裂的道路，但多数人则靠近了苏维埃政权。在卫国战争时他们加入了苏维埃军队，现在他们正参加人民的建设。”

一九三〇年苏联人民开始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富农阶级、全盘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运动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展开。肖洛霍夫踏着这些事件的鲜明足迹，迅速地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九三二年小说发表，评论界虽然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是一致赞许的。该书第二部直到二十八年以后，于一九六〇年始告完成。这部小说的第一、二两部，虽然反映的都是一九三〇年集体化和充满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其基调却很不同。第二部虽然继续讲述一九三〇年的事件，但它却是针对当代而发的。肖洛霍夫在叙述往事时饱含着今日的心绪、思想和感情。社会性的事物常常以伦理和道德的面貌表现出来。

卫国战争期间，肖洛霍夫曾作过战地记者，写了许多特写和随笔。一九四三年着手创作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并且在报刊上发表了部分篇章。在五十年代，作为对战争苦难历程的回味和思索，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人的命运》（一译《一个人的遭遇》）。

《人的命运》的故事据说是他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听到的，但是直到十年以后，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才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这篇短篇小说。作者通过这篇作品讲出了他现在对战争和历史、以及对当代现实迫切问题的理解，讲出了他对人的命运和世界前途的认识和期望。对于苏联一九五六年以后的战争题材文学来说，这部作品开风气之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肖洛霍夫仅只在报刊上发表《他们为祖国而战》的若干篇章，这部小说至今没有完成。就已发表的部分看来，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艺术构思方面，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这部作品都和他以前的创作为他争下的盛名不相符合，尽管个别章节确实也描写得颇为精采，尽管作家的语言确实也象某些批评家所指出的更趋精湛纯熟。苏联国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大多是用空泛的赞扬来代替深入的分析。

肖洛霍夫一九六五年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九七五年苏联为他隆重庆祝七十岁诞辰。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当他七十五岁诞辰之际，颁给他第五枚列宁勋章、第二枚“锤与镰”金质奖章，再度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在他家乡维约申斯克镇为他建立半身铜像。在所有这些场合，作家们、批评家们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但是由于作家的地位和声誉的显赫，空洞的赞扬层出不穷，而评论中已经较少有深刻的新意了。

《肖洛霍夫研究》的选材，以苏联作家、批评家的评论为主，兼收少量其他国家的评论。苏联早期的评论，由于时代的局限，缺乏深入的分析，观点不免陈旧，我们只选了能够概括早期情况的总论性质的文章。外国评论方面，选入了部分作家的论述；至于其他评论文章，由于评论者对于苏联现实的隔膜，常难切中要害，加之本书篇幅有限，所以只选了其中少部分早期的评论摘录。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收入肖洛霍夫谈自己及自己创作的材料。书末附有肖洛霍夫简略年表。

关于肖洛霍夫的作品，评家甚多，论著浩瀚，本书只能选入少数名家的代表性的文章、论著。编者水平有限，疏漏和失当势所难免；对部分资料所加的按语，恐亦存在缺点和错误。凡此种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孙美玲

1981年9月4日

苏联作家评论家论肖洛霍夫

阿·马·高尔基

工人阶级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

法捷耶夫、肖洛霍夫以及象他们那样的天才，目前还是极少数的几个人。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工人阶级对于他们作为语言艺术家的功绩，已经有了完全正确的评价。

孟 昌 译

（初载于1929年7月25日苏联《消息报》。摘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8年，第8～9页）

论 文 学

要求“伟大的”和“完美的”语言艺术作品，不仅为时尚早，而且好象是故意从唯美主义出发的。苏联文学之所以不能创造出《战争与和平》，是因为它和苏联一切创造力量一同生存在和旧世界作战的状况中，生存在新世界的紧张的建设中。战争是不能容纳唯美主义的。在战争中，只有冷淡的无耻的人才会成为唯美主义者。然而我们有权利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文学还不曾象我国今天的文学这样跟生活“步调一致”。我们可以很有理由地自夸说，在许多作品里，我们的青年作家老早就已经描写过，而且能够很好地描写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以及它的一切惨祸了。令人产生悲壮之感的国内战争材料被广泛地利用过，而且有许多人是利用得十分巧妙的。弗谢沃洛特·伊凡诺夫、

扎茹勃林、法捷耶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尤里·李别金斯基、肖洛霍夫和几十个其他的作者的光辉的作品，将长久地留在新的文学史上；他们一起描绘出一幅最有才能的国内战争的广阔而真实的图画。

孟昌译

（初载于1930年第12期苏联《我们的成就》杂志。摘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8年，第18~19页）

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谈话

现在出现了真正的文学：有西伯利亚的作家，乌拉尔及其他地区的作家。除了少数民族外，我们还将有地方文学。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三部，这已经是地方文学。他象一个热爱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和大自然的哥萨克人那样写作。

孟昌译

（初载于1931年8月8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摘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8年，第281页）

书信摘录

肖洛霍夫，——根据第一部判断——是有才能的……每年会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有才能的人。这就是令人欢欣的事情！罗斯是非常有才能的。

曹葆华、渠建明译

（摘自致伊·米·加沙特金的信，1928年12月31日。原载高尔基：《文学书简》，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5年，第175页）